

# 百水桥

□南京 刘跃清

我在南京东郊一个叫百水桥的小村庄生活了二十年,自认为它和湖南隆回北面那个叫白鹇的小山村一样,是我此生最熟悉最亲近的地方。可这两处,随着离开的日子久了,隔着岁月的河流,人事沧桑,故人稀疏,山河也有些生疏。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兵来到百水桥的。那时候营房东侧有一家小面馆,我的第一句南京话“阿要辣油”,就是从那儿学的。几块钱一碗汤面或炒面,加一块钱可以添一个荷包蛋或油煎蛋,早上偶尔有包子、蒸饺,方便且实惠。只是那油腻的小桌上可以自取的辣油味道实在不咋地,和四川的辣油比,用辣椒面拌上白芝麻用滚油一浇,那个喷香呀,两者差距有点大。在百水河一侧,是池塘的水泥路旁,有过小卖部、卤菜店、照相馆之类的小店,水果、电话卡、日用品、军用品什么都有。营盘里不时“点验(检查)”士兵个人战备物质,常有兵行色匆匆地去买挎包、水壶、腰带等。

毗邻营盘有过几家小饭馆,鱼火锅、牛羊汤等等,开的时间都不长。只有一个叫“四川酒家”的,几乎从我入伍来到那儿(估计此前就有了),直到离开,二十多年,我一直开着,只是中间地点稍微变更过。“四川酒家”老板是四川内江的,姓刘,男人老人跑堂,女人掌厨,正宗川味。那年月兵们家里来人、战友聚会、老兵退伍、节日喜庆,三五人相约来到小酒家聚聚,热闹一下,也算是给平凡琐碎、枯燥艰辛的军营生活加一点辣味。

通往营盘东小门的路边有一个小理发店,师傅姓刘。营盘里每个连队都有自学成才的兼职理发员,一张报纸撕个圆口往脖子上一套,搬把椅子往走廊上一坐就可开张。只是如果翌日一早“会操”,军容风纪检查,理发员生意兴隆,炮灯号响过了还在忙,有的等不及了就溜到外面去理。刘师傅有时候也应邀来营区,在某个连队如打草机一样将大伙的头“过”一遍,百儿八十元,临去时从司务处结账。后来,离刘师傅店不远处又开了一家,老板是位高大胖壮的中年妇女,请了位长相甜美的女孩帮忙洗发。女孩常穿吊带裙,“熟肉铺子”似的露出一些让人想入非非之处,没客人时,她俩在店门外一蹦一跳地打羽毛球,笑声也像羽毛球飘忽着。结果可想而知,刘师傅的店多日门可罗雀,只得关门大吉。刘师傅去后,女孩也消失了。

## 台风之夜

□南京 曹冬云

7月26日,台风“烟花”登陆南京,一夜暴雨如注。

我心烦意乱地听着玻璃窗上噼里啪啦叩得巨响的嘈杂,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老公在黑暗里发话:“你一向睡眠像婴儿一样好,今天怎么了?是担心楼下排水口吧。”我“嗯”了一声。

老公迅速起身,换下睡衣披上外套,撑着一把伞,拿着手电筒和清理杂物的长臂钳便冲进狂风暴雨中。

望着他的背影模糊在疾风骤雨里,我的心情安宁笃定下来,默默地站在厨房阳台,向东是狭长的楼道,楼道的尽头可以最先看见归家的人。

雨夜里,树叶被雨水打压得抬不起头,有些叶片实在不堪受此欺凌,愤然绝尘而去。风雨交加的夜并不安宁,眼目逡巡处,还有那么多窗口依然亮着灯火,不眠的岂止我一人。

等候是件漫长的煎熬,每等一分钟,内心的牵挂就会厚重起来,排水口堵了吗?一切都平安吗?时间足足流淌了二十几分钟,而我却仿佛等了三秋。

正欲夺门而出,却与浑身湿透的老公撞个满怀,我赶紧接过他手中湿漉漉的伞和手电筒、长柄钳,看见他身上的衣裤“嘀嗒嘀嗒”滴水,进门玄关的地上已洇湿了一片水泽,心疼之余,赶紧拿过一条干爽毛巾帮他擦拭脸上、脖颈上冰凉的雨水,老公接过我手中的毛巾说:“报告司令员,楼下几个排水口都堵了树叶、塑料袋和其他杂物,造成水

流不畅,我下楼的时候,一楼处的路面已经积满了没到脚踝深的水,如果不及时通畅排水口,到明天早上估计一楼就进水了,任务圆满完成!”老公向我调侃,我忍俊不禁,将他送进淋浴间,把他换下来的湿衣投放进了洗衣机,然后熬了红糖姜茶,才心满意足地回房间重新合衣睡下。

后半夜,窗外任他暴雨风狂,我自安卧枕榻,一觉睡到凌晨五点十分才悠然醒来。望着雕刻梅枝喜鹊的花窗,听着渐收的风声和雨声,心中依旧就惦念着楼下水淹淹,回头看一眼还在酣眠的老公,我蹑手蹑脚出了房间,直奔南阳台,推开雕花的窗,闻着空气中清新湿润的气息,只见窗外无花果树下,零落了许多无花果果实,看的让人怜惜心疼;棕榈树硕大如蒲扇扇骨状的叶有好几片折了叶柄,耷拉着随风飘摇。仰望天空,厚重的云层翻卷诡异,台风依然在逗留酝酿。

晾好洗的衣裳,用冷水洗把脸,我撑把伞就直奔楼下,看见六十多岁的邻居,正在查看一楼几处排水孔,他一眼认出我说:昨天夜里你家他冒雨通排水口,当时我也在,要不是昨晚清掉下水口被堵的树叶和塑料袋,今天这条路肯定就被淹了。我说:谢谢好邻居!查看完我所惦记的几处排水口和没有积水的路,我才安心上楼。

雨一直在下,那天我接到单位通知,准备做好支援江北新区核酸检测志愿服务的通知和做好防暴雨防汛的通知。

当我记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烟花”已然散去。愿疫情早日结束,南京安然无恙。

## 幸福树

□南京 阿岚阿岚

与先生去三牌楼办事,路过一花店,唤做“一山半水花艺”,心想这店名挺文艺,就撇下先生拐进去看看。受这一波突至的疫情影响,逼仄的店里空无一人。女店主懒洋洋地从凹陷的坏藤椅里起身,问我想买什么花?我嘟囔着说,不知道,只是看看。

看上一陶罐,青灰涵绿,说不出的花纹,若隐若现,泛着古朴雅静的釉光。这罐子有卖么?没有。连树一起卖。这树什么名?我的目光向上扫描。幸福树。好一株“幸福树”,我打量它。很普通呵!像门外那些行道树。叶片不大不小,就是叶子该有的样子。若有些微的特别,便是那片泛着光亮,是维护良好,还是抹了蜡?我默然将罐体周身摩挲一遍,没有瑕疵,终究不舍,连同幸福树一并买下,嘴里不免又嘟囔一句——幸福树。

回家理所当然将幸福树置于长条餐桌一隅,背倚立柱空调。远远观之,美,谈不上,却端庄,嗯,不妥,是庄严。平心而论,老宅上下两层我最器重的就是这宽阔阔大的厨房兼餐厅,我一天中一多半时间消磨于

## 荷叶粥

□上海 梅莉

入夏后的一日,友人水晶晒了她家晚餐:一碗绿莹莹的薄粥,一碟毛豆炒萝卜干,几枚一剖为二的咸鸭蛋,配上自制的肉夹馍,看上去简单又有食欲。

水晶说今天做的是荷叶粥,特别好喝。我从没吃过,觉得这粥的吃法雅致,就好奇地问她做法。原来好做得很,粥熬好后,把一张洗净的荷叶铺在粥上,再煲一小会儿,把荷叶捞出来,粥就变成晶莹浅绿色了。荷叶粥清香扑鼻,绿意生凉,喝一碗能消暑清火。

荷叶我所爱,荷花亦是我所爱。每年夏天最喜欢的事就是看荷花展。一方荷塘,接天莲叶,绿意盎然,清风徐来,清香四溢。而荷花,伫立河中央,千娇百媚,它成功地吸引着众人目光。但是我看荷叶肯定比赏荷花的时间要长。

童年暑假,我在乡下的外婆家曾度过最快乐无忧的时光。和小伙伴们喜欢在荷塘边流连,一人摘一朵荷叶顶在头上,当帽

## 对走路的热爱

□广西崇左 梁艳

相比“散步”,喜欢用“走路”来形容闲暇之余的锻炼方式。

之所以喜欢“走路”二字,它在字义上更显随性和随意。就像枝叶在清风中摇曳,云朵在黄昏中飘浮,不经意地走,漫无目的地走,时间变得很慢,思绪飘得很远,生活的脚步也在细细的碎步中变得轻盈起来。

我喜欢走路,会沿着不同的方向走去。因为不同的心情就会遇上不同的风情。也许向东走会遇上一只懒猫或几条摇着尾巴的金丝毛狗。或许沿着西边走的话会看到地上铺满很多掉落的枯叶,还能惊喜地发现光秃秃的枝丫上一点点正吐露的嫩芽。向西是一个热闹的街口,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喧哗的音乐把整个世界震得山响。向南通常很僻静,一条宽敞的马路延伸至望不到头的山脚云端,让人总禁不住去想对面的村落都住了哪些人家?是不是有小溪流淌,是不是山坡上的野花遍地开放?是不是到了夜晚,童年的月亮就会轻飘飘地浮在溪水上,清澈得像一幅画?

小时候没有汽车洋房,更看不到宽敞的轮船和奔腾的海浪。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只得靠自己的一双小脚丫去奔去跑去走。乡亲们出工收工,放牛牧马,赶鸭子追小鸡,哪样不是靠着一条划得顺溜的条藤去吆喝、去赶路?大人们早出晚归耕田种

此,烹饪或者揉面,或者做其他一些琐屑的事情。甚至写作也在此处。我不比先生,坐在正经八百的书房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就写作而言,我不讲究高大上白富美,我就是率性随意的厨房作家。我之爱厨房有三,其一最有温度(灶火余温顶适合我这怕冷畏寒之人);其二最接地气(青菜萝卜大白菜堆上一堆,透着泥土的气息);其三最有滋味(谁让我做菜这么香呢)。最关键的,厨房里有米有面,这对经历过苦难童年少年的我来说无比重要。用一句落伍的话说:手中有粮心不慌。笑我没用(我女儿半年吃不了十斤粮),我就是永远关心粮食(当然也关心蔬菜),改不了啦。相比客厅,正襟危坐的样子,熟识的客人造访,我都乐意引他们来厨房小坐。

将幸福树置于餐桌之上。这一天忽远忽近地望它,它也忽远忽近一眼一眼庄严地望我,我终于热泪盈眶;比起谁,这般年纪了,还在辛苦地讨生活;比起谁谁,才这般年纪,却罹患绝症……

原来我是如此的幸福!

子戴回来。采回来的荷叶被外婆收下来洗净,垫在蒸笼底部做荷叶粉蒸肉给我吃。外婆做的沾着荷叶清气的粉蒸肉又香又糯,入口即化,外婆看我吃肉的目光温柔慈爱,她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

最喜雨过天晴后的夏日荷塘,碧盘滚珠,莲叶丰美,每片叶子都像要滴出绿汁来。去年冬天,我曾去看荷,尽管那时她青春已逝,一池枯荷,满目凋零。但残荷自带一身诗意,美得令人惊叹。忽而今夏,荷叶又绿得无边无际,难怪女人的服装有“荷叶边”这种妩媚的装饰手法。想起少女时很喜欢的一件粉色衬衫,就是滚着荷叶边的领口与袖口,时尚果然是时光的轮回。忽然好想拥有一条绿色带荷叶边的裙子,穿上它去赏荷,应是人与景色最相宜。

还想在荷塘边采一朵最美的荷叶归来,熬一锅清新荷叶粥:黏稠晶莹,浅浅绿意,淡淡荷香,一粥在手,就有临塘观荷的快意。这个夏天,才算是过得有点意思吧。

地,娃儿们光着脚丫随处玩耍,或玩丢沙包抓老鹰的游戏,或追着一只美丽的蝴蝶满世界地疯跑……袅袅的炊烟中,树上的叶子绿了又黄,一弯残月在漏风的窗口来了又走。

如今,人们出行不再以走路为主,而是以车代步。老去的村庄再也寻不到捉泥鳅的鱼塘,觅不见土坯土墙的土院落。一棵棵老去槐树依旧守在村庄的路口,只是风吹来的声音不再是脚踏的声响高嗓门的吆喝,而是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的呼啸声。

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走路,像儿时时的走亲戚、窜门儿。像拉着父亲的大手走木桥蹚小溪一样,一串串欢声笑语烙上了光阴的墙角,一个个深深的脚印刻入了岁月的朝霞和落日。

日子在脚下的一层层铺展,一步一个脚印去走,不急不缓,不紧不慢,不惊不扰。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587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